

■图片故事

# 照片中的“大明”故事

□齐俊骞 文/图

2012年11月，领导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——布置一下大明总部的会议室。我想大明眼镜的会议室应体现出大明历史和文化。如果将多年以来各界名人来大明配镜的照片展示在会议室，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我忙碌起来。

我最先找的是老艺术家田华的相片。我刚来大明在王府井店实习时，就曾经看到了田华老师来大明配镜。那次是在一层离大门最近那个柜台里，我看到了神采奕奕、满头银发的田华，正从电梯的方向往大门走，还跟大家打着招呼，显得非常平易近人。第二次是在市场部搞市场开发时，上下电梯与田华擦肩而过。第三次是与田华距离最近的一次接触，那时我在市场部搞活动策划，领导说田华来配镜了，四层的营业员想和田华合影，田华同意了，让我赶紧过去帮着拍一下照。我下到四楼，田华果然在那里，还是神采奕奕、满头银发。她正在和营业员们聊着，还是那样的平易近人。田华与现场大明的员工合了影，当一些员工提出单独合影的要求时，田华一一答应，并对摄影的角度和光线给予了指导。那天，我也有幸与田华合影留念。后来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，田华老师每次参加金鸡、百花等颁奖仪式前都会来大明配副眼镜。

我陆续找到了很多艺术家与大明职工的合影。将大明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新老相片集聚到一起，我有了一种震撼的感觉。照片中有歌唱家胡松华、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、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等等。另外还有不少著名的主持人、演员和电影明星。

我的工作需要为每张相片做注解，其中有两张相片中的名人

不知道是谁，这两张相片的拍摄时间应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张中有大明六位“老”职工围着一个坐在沙发上精神矍铄的老者，我看老者像金铁霖教授，我就写为“金铁霖教授在代表驻地与大明服务人员合影”，但是有人说这人是京剧大师袁世海，我百度了一下网上袁世海先生的相片，与现有的相片进行了比对，在老者右侧眉毛的左上方靠近额头中间的部位都有一个明显的瘡子。由此确定这就是袁世海先生。另一张是戴着试戴镜架的老人的相片，原来的前辈们留下的文字说是书法大师启功配镜时照的相片，但是相片中没有大明的职工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启功大师呢？启功先生的确认，得益于办公室朱瑞芬主任的另两张相片，这两张相片中都有启功先生。老先生戴着眼镜，鹤发童颜，很多人一下就能确认是启功先生。朱主任说：“这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启功先生来北京精益眼镜（后来的大明眼镜精益店）配镜时照的。启功先生非常和蔼可亲，第一次给这么有名的人验光，我有些紧张，怕验不好，但是老先生特别友好，还鼓励我，后来拿到眼镜后又向我表示感谢。”朱主任高兴地“贡献”了她与启功大师合影的相片。

一个月后，我完成了照片的整理、扫描和冲洗，并用紫红色的相框装裱好，挂在了公司会议室的墙上。

这一张张相片，像一座座里程碑，标志着大明眼镜的历史与历程；这一张张相片，像一段段评语，记录着对大明眼镜技艺与服务的评判；这一张张相片，像一座座奖杯，铭刻着大明的辉煌与赞誉；这一张张相片，像一个个接力棒，期待着我们去传承与发展。

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袁世海先生与大明眼镜工作人员合影。



北京精益眼镜职工朱瑞芬为启功先生验光配镜并调试镜架。



本文作者与老艺术家田华合影。

■家庭相册



## 裸婚也幸福

□杜伟 文/图

我与妻子在交往三年后，没有风风光光的婚礼，我家只对老房子做了一下简单装修，在几年前以无车无婚戒“半裸”形式结婚的，虽有婚礼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只有双方的亲戚和几位好友前来参加，喜庆中透着凄凉，连摄像都没有。结婚后，我们考虑到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父母耕种，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们两人在外地打工。虽然不富有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相互关心。

两人一起在外打工，而且要租房子，苗做服装很辛苦，从早到晚，我劝她换一份轻松的工作她不肯，她说，两人工资都不高，以后养孩子要花很多的钱，我能多赚一点是一点。是呀，我没有手艺，没有学历，在他乡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忙，每天我下班后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会在那条小路等妻子，在路灯下我们手牵手，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，回家后，我为她沏上一杯热茶，盛好饭菜，虽然我做饭的水平有限，但看着她吃饭时开心的样子，我也很幸福。我在家为妻子做好后勤，只为让她早点休息。

对于我们两人来说，物质生活虽很贫乏，我们相爱着，有苦也是甜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看电视，没有钱逛名胜古迹，没有钱到商场购物，游玩总是在公园，我们会花上两三元钱喂和平鸽，看着周围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携相伴我们相约，就像歌中唱的：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……”将妻的手和我的手放在一起，将彼此的心连在一起，不管时间如何流逝，岁月如何变迁，等我们老的时候，会依然把对方当作是自己手心里的宝。

我们现在搬进了新建的小区，家在妻的精心布置下，简单的家也变得充满生机，她依然做服装，从早忙到晚，每晚回家，在窗前我都为她亮一盏灯，妻舍不得买的衣服化妆品，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都会为妻买，她总说我乱花钱，说钱要用在刀刃上。可是，妻为我和孩子买东西都是好的。

今年情人节，我用我一个月的工资给妻子买了一个戒指。

选择“裸婚”，妻子和我都不后悔，也无怨言。正因为“裸”，让我们懂得了珍惜，品味到了两人相互扶持、相伴相依、携手奋斗的幸福滋味。

■青春岁月

## 我和发小

□包薇 文/图



逢年过节，我们三个发小都要互相打电话问候，还要小聚。幼年同住一个家属院，父母在一个单位，又是老邻居。我们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同班。

小学时就一起写作业，玩过家家、扔沙包、跳皮筋，到了四、五年级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去家属院外围的大片草地玩，只要楼下一喊，我们就向草地奔去。

捉蚂蚱、逮蝴蝶，偶尔捉到螳螂、蜻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。我们还吃毛毛草，这种草上面尖中间粗，绿绿的叶子里包裹着白色嫩毛，吃起来软软的，微甜带着清香。玩得亦不亦乐乎，直至大人喊叫才回家。

初中的学校坐落在离家三里地的农村，每天要穿越庄稼地中间的羊肠小道和长长的水渠。春

夏秋冬，风里雨里我们都结伴而行。深冬是最难过的，天刚亮就要从家走，刺骨的寒风穿透棉衣，耳朵冻得生疼。尤其下雪天白茫茫的一片，走在又窄又滑的水渠上，有时三人一起滑倒，笑着爬起来唱着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前进”互相鼓劲。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，班上的同学轮流生炉子。我们三个不

管轮到谁，都是清早六点一起出发，天很黑，还要一路小跑，争取早到教室。每次班主任踏进暖融融的教室，都会表扬我们，要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两个发小到我家复习功课时，见我在厨房拿刀剥黄鱼干，一个发小说：“你劲小，我帮你。”我正高兴，只听“啊！”的一声，菜刀落在了她的食指上，血流不止。我吓的哭起来，后来她手指上落下了大疤。

初中毕业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，我们三人，一个去了北京电机厂，一个去了内蒙古插队，我去了陕西插队。后来我们先后回到北京，各自有了家庭，但仍然不离不弃，每次小聚都会勾起童年的回忆，说不完的话，如同姐妹。一路走来，我们已不再年轻。这张照片是1962年初中毕业的合影，最后一排右二是我，右一和右三是发小。